

大抉择

大变局中的袁世凯

马平安 著

大抉择

大变局中的袁世凯

马平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抉择：大变局中的袁世凯 / 马平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308-16123-7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9383号

大抉择：大变局中的袁世凯

马平安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田程雨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6千

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123-7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前言：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时势造就英雄，多年以来，这个话题看似陈旧，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仍是各执一说。

对袁世凯的评价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豪杰人物之一。纵观他一生，客观地说，他应该属于王莽、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

有人曾这样给他盖棺论定：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这样的评论，或许有其几分道理。

这样的人物来到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注定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人精。这种人，往往可塑性非常大，如果机缘巧合的话，在秦末，他的功业不会逊于汉高祖；在元末乱世，他的能力不会低于朱元璋。早生千百年，他真有可能像刘邦或者朱元璋那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开国皇帝；晚生几十年，他也有可能成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在乱世争雄的舞台上辉煌一时。当然，在他的那个时代里，他也可谓是个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人物了。他的天分，注定是一块做领袖的材料。不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成多大的事情，并不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更要看他所面临的社会发展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即是这个道理。东汉末年，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哪一个不是人中的龙凤，可他们倾毕生心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就是统一不了中国，最后落得了一个三分天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结果。但到魏晋时期，司马氏统一天下，几乎是一帆风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时势不同的原因啊。七分天命，三分人事，在客观形势面前，他们自己只能做很少一点的主，其余的造化，全要看老天给予他们的因缘际会了。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的一个变局时代。这是一个因为西方炮舰的轰击与观念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旧有的一切传统和观念开始被

打破，至少是已经显现出了其弊端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忙于救亡的时代，成熟的观念与行为准则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特别是，人们虽然有爱追逐时髦的缺点，但西方的价值体系因为水土不服、基因不同，注定中国不可能完全走西式道路。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代，它所造就的豪杰人物，也就必然要打上这个特殊时代的浓重烙印。

袁世凯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有两件大事，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平衡，影响了此后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

一件是，西方列强全方位的侵略。在坚船利炮的击打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件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打击。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作为清政府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汉人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维持统治。这两件大事共同运动起来，就造成了一个运数，这个运数改变了清帝国200多年来稳固的统治局面，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关系，从此，传统的文官操纵政治的局面被迫让位于武人干政。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国情。

短短16年，袁世凯即从一个地市级干部奋斗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奇预言幸运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已经经营了260多年实力雄厚的清王朝轻而易举地由他来改朝换代。遍览人间春光，极尽人间荣耀，如此神奇的事情，想来令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就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

在这场旷古未有的奇变中，袁世凯的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在清末短短十余年间，袁世凯从组建北洋集团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清末民初社会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清王朝所以灭亡，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显然是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地方势力长期膨胀侵蚀的结果。但其最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政治军事资本，利用辛亥革命之机逼宫夺权的结果。

袁世凯北洋集团，简称袁氏集团，是指承传曾国藩、李鸿章湘淮

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无力应付内外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下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终至尾大不掉。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迅速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

袁氏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其原因纷繁复杂，大致说来主要有：

1.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

2.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200多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王权危机陡增。

3.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4.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淮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代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强人与势力来进行填充。

5.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袁世凯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

6.在淮系崩溃以后，是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其他集团崛起，这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

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僚相比，袁世凯明显有着务实的性格和异于常人的干练作风。他不仅为人机警圆滑，洞悉人情世故，熟悉官场潜在的运行规则，善于运用权谋和政治手段来化险为夷、避祸趋利，而且密切注视着历史潮流的趋向，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才能在同侪中胜人

一筹，最终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诗词和有关他的传记，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相国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头地。”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攻坚挫锐，克服困难，逐渐实现到达权力顶峰的这一目标。

可以说，在清末10年中，袁世凯的灵活头脑、办事能力和机变手腕确实是其他大官僚所罕能与匹的。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袁世凯在每一个涉及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头，几乎都是做了正确的抉择。他很早就弃文从武，年纪轻轻即活跃于中国外交舞台；1895年取得小站练兵之权，很早就掌握了一支新的具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他有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有善于结交权贵和寻找靠山的能力；尤其是，他得到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袁世凯力量的迅速壮大，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攫取了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完成了从一隅走向全国、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过程。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颇高的地位。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甚至包括革命党领袖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当时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清王朝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这样的形势，必然造成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的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他皆参与并且表现突出。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戌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

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稳定了山东局势，使山东全省未遭战祸波及；他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一时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收回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积极参与推行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强有力的人物，且收效显著，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齐名的世界级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世凯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袁氏就是凭借他的政绩、声望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拥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

平心而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而仅仅是希望在清帝退位后由他自己来当大总统，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就当时的客观效果来说，清帝退位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也宣告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国从此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变化，实际上截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氏也算是功不可没。

民国最初的4年，袁世凯风云际会，连续做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终身大总统，可谓运气好得出奇。他的团体成员也都跟着水涨船高，总理、总长、都督、将军随便做，一时无人比肩。袁世凯的事业，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可就在袁世凯踌躇满志之时，却不慎在恢复帝制的道路上错走了一步，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的好运气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袁世凯因称帝而众叛亲离，最终，他也因此忧愤而死。

本书即以袁世凯的十次人生抉择为核心展开，全面探讨他的得失成败。

目 录

前言：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第一章 袁世凯最初的人生抉择

——投笔从戎：迈出人生第一步 / 001

这样一个家族 / 001

科举仕途的惯性 / 002

兴趣决定出路 / 006

走自己的路 / 009

第二章 袁世凯第二次人生抉择

——投靠吴长庆：投靠谁，最关键 / 015

要不要依附李鸿章 / 015

该不该投靠吴长庆 / 017

袁李关系论 / 019

第三章 袁世凯第三次人生抉择

——甲申事变中的果断处置：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 / 025

朝鲜政局动荡之原因 / 025

甲申兵变始末 / 028

中州有数男儿 / 031

袁世凯平乱却招祸 / 034

第四章 袁世凯第四次人生抉择

——争取新建陆军领导权：机不可失 / 048

胡燏棻奉旨建军 / 048

袁世凯的雄心 / 049

小站班底 / 058

练兵业绩 / 066

第五章 袁世凯第五次人生抉择

——戊戌年的是是非非：以被动求主动 / 077

“儒以文乱法” / 077

一个被遗弃的务实方案 / 082

戊戌年的真相 / 087

第六章 袁世凯第六次人生抉择

——对义和团及列强问题的处理：1901年前后的两难抉择 / 095

离开是非之地，一个明智的选择 / 095

剿拳，还是抚拳，这是一个关键路口 / 098

勤王，还是和洋，这又是一个重大问题 / 109

第七章 袁世凯第七次人生抉择

——在1901—1907年间的选拔与作为：清末新政第一人 / 117

建立北洋六镇 / 117

开办军事学堂 / 121

创建直隶巡警 / 127

兴办北洋实业 / 130

推广新式教育 / 132

第八章 袁世凯第八次人生抉择

——丙午年袁世凯的抉择：问鼎中央的尝试 / 138

五大臣奏请立宪 / 138

袁世凯看到了机会 / 140

官制改革中的争斗 / 143

受挫 / 149

退却也是一门艺术 / 152

第九章 袁世凯第九次人生抉择

——辛亥年的出手：入主中南海 / 156

清政府权威资源急剧流失 / 156

袁世凯权威地位迅速上升 / 169

洹上渔翁不寂寞 / 180

武昌的枪声 / 185

袁世凯的打算 / 187
从地方走向中央 / 190

第十章 袁世凯第十次人生抉择

——着不慎满盘皆输：袁氏因何“走麦城” / 196

谁也难逃周期律 / 197

问题出在窝里反 / 205

半厚半黑难成事 / 217

巅峰之处不胜寒 / 225

结语 / 238

主要参考文献 / 240

第一章 袁世凯最初的人生抉择

——投笔从戎：迈出人生第一步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

这样一个家族

在传统中国，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倾向。每个社会成员在由婴儿发展到成年人的过程中，都不断地从其父母、师长、同学和同事处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吸取信息，从而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最终铸造成个人的性格。

袁世凯价值观念的形成受他家族的影响很大。

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河南项城农村。他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禄。当捻军起义席卷豫东时，袁氏家族在世凯祖叔父袁甲三的带领下，纷纷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中。由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袁世凯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恒、袁保庆等，分别获取了漕运总督、侍郎和道员的高位。袁世凯幼年时就受到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奠定了他以军功和效力皇朝来求取功名的价值观念。

袁世凯出生之际，正是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朝局

动荡，社会混乱。袁世凯的长辈们，就是抓住这个机遇跻身于晚清的大历史舞台之上的。

袁世凯的童年时期，捻军活动日炽，所到之处，万马狂奔。战场杀伐、城池攻掠一时司空见惯。俗话说，环境决定与影响人生，尤其是孩提时期的环境，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许是一种宿命，刀光剑影的环境，把袁世凯熏陶成了一个注重实际、注重力量、注重事功的人。

袁世凯的出生，恰是其叔祖父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之日。捷报传来，袁家大庆，均认为这个孩子生得吉祥，给袁家带来了好运，于是就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世凯，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祖业，世世代代一路凯歌高进，为袁家光祖耀宗。其时，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生父袁保中在家乡组织了自己的团练队伍。他们规定，袁家子弟凡15岁以上能执兵器的，要全部参加围剿捻军的战斗。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的。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从小性格刚毅，骄矜无比，胆大妄为，领袖欲极强。五六岁时，在同辈兄弟玩耍游戏时就爱充当大王，一语不合，即拔拳相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孩子们避他如蛇蝎，袁家佣人也戏称他为“泼少爷”。他5岁那年，也就是1864年，袁保中领导团练在袁寨抗击捻军的进攻，小小的袁世凯竟然也登上寨墙，眼见捻军呼啸而至，一片枪林弹雨，他竟然毫无惧色，一点也不感到害怕。^①他不仅自幼即目睹了死伤遍地、血光剑影的激战场面，而且还经常听到家人谈论太平军、捻军杀人放火的事情，长期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只有武力才可保家卫国的种子，这在无形之中，培育了他对军事的兴趣与热爱。

科举仕途的惯性

科举是隋唐以来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① 周岩：《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前后实行了1300年之久。这个选拔官员的制度，曾经长期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文官队伍的建设风貌、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和知识阶层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国运走向。

隋唐至宋，通过科举入仕者并不占官僚队伍中的多数。但自唐朝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正因为如此，科举取士就成为宋代以后各朝代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

为了鼓励人们投身科举事业，宋真宗赵恒亲自作了《劝学文》。文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金车、宝马、名利、奴仆等等，人生所欲，不过如此。既然科举制度能将其全部网罗其中，读书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后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所在。

清王朝在入关以后，出于稳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统治的需要，基本上继承了明朝各项重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7中记载，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视科举制度对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作用。《会典》中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官、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这里说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视为跻身仕林，即可享受国家种种优厚的待遇。如果中了进士，即可成为国家正式官员，从此宝车锦衣，荣华富贵，前程锦绣。

这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将广大民众牢牢笼络其中。这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种族，稍有条件的家庭，无不倾全家之财力，尽力支持孩子投身科举仕途的洪流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在清代，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政策规定，秀才大府

^① 《真宗皇帝劝学文》，《古文真宝》前集卷首。

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自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1871年停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20%，从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全国限额控制在1851年的1770人以下，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从熟背四书五经开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举人，举人考取进士，踏上科举之路的每一级台阶都无不荆棘丛生，坎坷艰难。

秀才与举人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20:1，但是，具体到真实情况，添加历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高。参加会试殿试中进士，录取比例大致是30:1、40:1。这种选拔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就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①

但是，直到晚清，虽然已经天下大变，但科举风气依旧。袁氏家人像中国当时所有仕宦人家一样，也没有改变读书做官的观念模式，还是按着当时读书做官的老路，希望袁世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科举登对，仕途顺风，发达袁家。

袁世凯6岁入家塾启蒙，7岁随嗣父袁保庆到济南，10岁到扬州，不久移居江宁（今天的南京）。每到一处，袁保庆都为他延聘名师授课，希望他早日学业有成。但是，由于嗣母牛氏的溺爱，或者是天性的使然，也可能是袁世凯对现实社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与观察，总之，他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游山玩水、看戏斗殴、练拳习武，却乐此不疲，兴趣盎然。他在济南，就曾从家中拿了银子10两，投拜拳师学技。袁保庆任官扬州时，寓居该城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一次宴请袁保庆，袁保庆携袁世凯赴宴。由于袁世凯临场表现得十分机灵，很得张亮基的喜爱。于是，张亮基对袁保庆说：令郎是个可造之才。经过袁保庆的同意，张亮基把袁世凯留在自己府上，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学习，专门

^①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聘请名师王伯恭教读。但是，袁世凯还是没有兴趣读书，甚至唆使张亮基的儿子盗窃家中银两，一同赴妓院嫖妓。此事被张亮基发觉后，十分生气，立即派人将袁世凯送回了南京袁保庆处。

在南京，袁世凯的志趣还是不在科举上。他本性难移，依然故我，酷爱兵书，学习骑射。因为骑射，一次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伤了脚踝骨，怕嗣父责怪，自己偷着让“野大夫”医治，结果因为断骨没有接好，留下了终生残疾，日后走路都有些微瘸。1908年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就以此为借口，将袁世凯罢黜回家，此是后话。他常常成群结伙骑马闲逛，荡游于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太平湖等风景区或热闹场所。其嗣母牛氏，颇习诗书，为了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不时把他关在家里，亲自课读，讲解历史上的先贤名哲，予以激励。他的兄长袁世敦也屡加劝诫，以道义敦勗。袁保庆公务虽然繁忙，也不时加以课读、训诫。但是，袁世凯仍然我行我素，放荡自如，毫无顾忌。尽管如此，在严格的管教下，袁世凯在学业上也大有长进，不仅四书五经娴熟，还能写出一些颇展露他心志的小诗。

现将保留下来的两首摘录如下：

其一：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其二：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①

诗无韵味，但豪气四溢，英雄之态毕露，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笔下，自然是难能可贵，足见其小小年纪就胸襟开阔。

^①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兴趣决定出路

中国人观人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

据说，袁世凯9岁时，在一次作文中写道：“以杀止杀，杀杀人者，即止杀矣。”老师批改作文时，对此“惊诧不已”。^①

袁世凯13岁时，还写过一副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私塾老先生看过不仅咋舌，还知其自有胸襟。^②

袁世凯少年时期即出言不俗表明，他后来在政坛上雄才大略、纵横捭阖的作风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有源流可寻的。

当时，袁保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商务处差务。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的南京，疮痍满目，伏莽充斥，散兵游勇比比皆是。商务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持军纪，袁保庆也因此忙碌不堪。袁世凯读书虽然懒惰，但却经常爱在商务处衙门跑进跑出，东问西访，刨根问底，这对于他以后官场办事方式和军事才能的养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很可能有应酬人事关系方面的天赋秉性。

相传，袁保庆有一个得宠的姨太太，叫作金玉，她和牛氏不和，但小小年纪的袁世凯竟能在她们中间进行成功的调解。因此，牛氏和金玉都很喜欢他，常常在袁保庆面前为他掩饰过错。

袁保庆是一个颇为自负、热衷于官场的人物。他把自己做官带兵的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自义琐言》的小册子。每当他公事之暇，就把他“琐言”的精华，讲授给袁世凯兄弟们听。他说：“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又说：“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到景境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③袁保庆这一套官场权术的经验之谈，成年累月地灌输给正在成长中的袁世凯，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后来事实也表明，这套呼风唤雨的家传本领，对于袁世凯以后的为人处世，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都起到了

^①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② 周岩：《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③ 袁保庆：《自义琐言》卷下，第13页。